

當下的溫柔

街道由石頭與木材搭建而成，聚落密集並有序，卻充滿著陳舊之氣，往來鎮民與客商繁多，人聲吵雜，兩種奇妙色彩混合，便是葛木鎮特有的現象。

造就這種特殊現象的人便是薩拉家族的四子 — 伊格薩·薩拉

薩拉家族是在兩百年來統治著這片廣闊土地的貴族，以強力的手腕與歷代優秀的繼任者著稱。

伊格薩此刻身披灰色斗篷，將面孔埋在陰影之中，緩慢的在街上遊走並仔細觀察與凝聽每位居民、每位商人所見所聞。

當身居府內時所看見的、所聽見的都是被整理過梳洗乾淨的資料，對他而說那些被清洗的雜質裡會參雜著部下們所沒注意過的事物。

『四周森林中有些騷動與異狀...這些消息已經在民眾間傳開了嗎』

『曾派遣民兵查看，但卻未發現什麼跡象...或者.....』

正當他在思考時，猛然間不遠處傳來人們的驚呼、吼聲與皮鞭聲。

「賤民給我滾開!!」來著帶著一隊人馬，對著前方狂妄地吼著與此同時傳來揮動皮鞭導致鞭梢劃破空氣的高昂刺耳聲。

『達達!達達!』馬蹄聲疾速靠近看似毫無停止的意思。

人潮被擠壓驚叫聲不斷，卻又馬上被自己抑制住，深怕惹怒對方。

伊格薩也隨著人群退了兩步望過去，領頭騎著白馬的是一名金髮面容英武身材高大的男性。

穿著銀白胸甲並以做工細緻的皮革相接合，胸前有著一個銀色狼首的家徽象徵著貴族的身分。

「沒聽到嗎!讓開!」正當要疾駛過伊格薩面前時，前面有名棕金色頭髮穿著普通的女性彷彿沒聽見般傻站在那，直到即將到跟前時，才抬頭注意到揮面而來的長鞭。

伊格薩一驚，急速踏步向前右手向左握住劍柄朝前劃出一道銀弧。

「是誰准許你在這片領地上撒野的!羅耶!!」隨後轉過身昂首喝道。

被稱為羅耶的金髮男性被斬斷皮鞭怒不可歇，正欲拔劍斬了眼前這冒犯他的賤民時，被熟悉的聲音所制，府下頭看見熟悉的金髮與潛藏在斗篷下的藍色瞳孔。

「你幹什麼!？」羅耶的左右隨扈縱馬向前，他們作為一名騎士的首要職責便是保護自己主君的安全，

「住...住手!!!」羅耶回過神時，左右中心的隨扈已奔馬過身旁，下意識間發出了喝止聲，高昂的喝止聲帶著些許沙啞更似喊出某種畏懼聲高昂尖銳帶著絲氣絲。

正欲揮動武器的隨扈聽到主君所下的命令後，為之一愣，但長久以來的訓練而造就的本能發揮效果，雙腿緊靠馬鞍，單手拉起韁繩，一左一右帶開馬匹的力道，直至衝過伊格薩數尺後才停下。

伊格薩緊握劍柄直至兩名騎士側開馬勢後才緩放力道。

「羅耶，離開這片領地，這裡不歡迎你。」伊格薩將長劍入鞘後平淡地說道。

羅耶表情甚是精采，驚、怒、愕交錯，緩吐一口氣側馬扭頭高喊一聲「走了!!」
羅耶居然真的帶著隨扈們離開這個地方，僅留下一地詫異的目光。

羅耶的反應完全在他掌握之內，羅耶背後的家族也是支持他這一方，即使他在不願也頂多是平淡卻不能交惡，甚至必須聽從他的命令。

但是當羅耶的隨扈衝上前時，騎兵的威勢卻是讓他膽寒，作為一名貴族，即便熟練騎、弓、劍，甚至不比守護自己的騎士差，但卻少了那股在生死間對戰的勇氣，現在的他雖然面上平淡，心中卻有些後怕。

伊格薩壓下心中泛起的心情，轉過身踏步走向村女，對著看似嚇傻的對方問道。

「沒事吧?這位女士。」

「.....啊...那個....謝謝你，我沒事。」少女金帶棕的髮絲有點狼狽的垂在頰邊，金色透亮的眸珠蘊含著水氣，粉色的唇因為緊張而緊緊的抿著，顯然剛剛是真的嚇到她了。
指尖緊緊的拉扯著自己的裙襬，因為太過用力而微微泛白，她垂下眼簾，有些蒼白的唇瓣開闔了幾下，最後才結結巴巴的開口：
「那我...我先..離開了，謝謝您!」少女沒有停留，而是朝你鞠了一個躬之後，就倉皇的離開。

少女紛亂的言語自伊格薩耳邊流過，但他卻一個字也未聽進去，彷彿時間停止，世界凍結在看見少女面容的瞬間，他的心如某些地區豐年祭典上的巨鼓，被粗壯的鼓棒敲動鼓膜的瞬間帶起了『咚』的巨響。

當少女以倉皇遠去後，才回過神，下意識抬手又隨著放下，趁著旁人還未從這一連串事件中回味過來時鑽進人群中。

夜晚伊格薩的腦海中滿是少女帶粉嬌羞的面容而難以入眠，他並不蠢，已隱約猜到是什麼，但需要更進一步確認。

這一夜雖然成熟卻又有著幾分驕傲與自負的青年，握緊自己的手。

※

後來的故事如同鄉野間的童話，貴族裝成平民追求著平民少女，他冒充自己底下的騎士，拜訪少女工作的商會，在少女羞紅的面容中，了解少女的身分與名字。

琉光...真是個好名字.....

每過段時間，追求著愛情的青年便會帶著禮物去拜訪少女，少女也從原本的羞赧中變得活潑，且露出原本古靈精怪的個性，少女一顰一笑深深牽動青年的心。

月下，青年捧起準備許久的雛菊花束，朝氣的雛菊花朵點綴著細碎粉色滿天星，被絨布與絲帶攏起。

少女看著眼前的花束，似乎是有些驚訝，但隨即就像是你手中的花朵般燦爛的綻開笑容，她收下了花。

當日的夜晚青年輾轉反側難以入眠，腦海全是少女的情影，少女接下花束的瞬間，世界為之綻放，既使至今，仍難以平復。

隔日青年的一句失語卻將澆熄心中的火熱。

「你說一位女性願意收下花束，是否表示心有所屬？」

「.....」年近四十自年幼就開始照顧青年的老人開了口「少爺，您貴為薩拉家族繼承人，是不可能迎娶一位平民女性，最多...僅能.....」

老人的話語樸實而有力，代表著由上至下的普世觀念，宛若一雙大手將青年從幻想拉回現實之中。

【伊格薩·薩拉】這個名字，所代表的並非個人，而是一個群體，以他為核心上至背後所支持的大小貴族，下至效忠他的臣民，自出生起他的人生便不是能夠自主掌控。

作為薩拉家族一員，甚至是下任家主有力競爭者，在這片廣闊的領地上，具有極高的權力與自由，這點從毫無能力但卻流著同樣血脈的六子－羅耶身上便可得知；但仍舊有他所能無法改變的。

貴族自古便與那些低等的領民不同，是這片土地上長久一來的統治者，在有貴族之前的時代是難以想像的久遠，僅在古老的羊紙與教廷口中有紀載著具有著非凡魔力的人形異物－女巫統治著世界，但那些傳說早已被多數貴族認為是以訛傳訛，而嗤笑不已，也因此在某些貴族眼中所謂的領民不過是長的與他們相像的兩腳羊。

因此他的婚姻不可能具有自主權，他必須遵照貴族的價值觀延續與高貴之人結婚，生下同樣高貴的子嗣。

想到這伊格薩緊咬著嘴角，緊握的拳頭邊緣滴落著腥紅的液體。

往後的一段日子，伊格薩消失在多數人的視線之中；青年消失在少女的視線中。

※

一日，青年穿著一襲華貴但又比真正貴族更簡約些的服飾，省略了繁複的花紋僅留下代表神隨的線條，配著本就高大的身形而英挺蓬勃，身下騎雪白駿馬，高昂著驕傲的頭顱，偶爾抖動揚起優美的鬃毛。

他的面上帶著些許陰霾，但當高掛於空的光與熱碰觸在青年面上時，只會讓人感覺，方才果然是晃眼而過的幻覺。

青年來到少女所在之處，略顯強硬地握住有些粗糙的纖手，豪不講理而帶走少女，不再顧忌原先所顧忌，不再理會原先所理會；如身受重傷的戰士舉起一把筆直的劍，貫穿敵人的心胸，不顧即將刺入體內的痛楚，因為已不需要在乎。

青年環抱著少女遊馬踏過這座城鎮，少女有些不知所措地騷動難安，原先的思緒被突如其來所打斷，甚至不知是該握住韁繩還是青年。

男性的氣息在少女背後響起，少女不由自主地聽著青年所敘述的事物。

最初是不明所以，過程是似懂非懂，最後恍然而啞然不已。

離城青年帶著少女來到捧花之所，青年鬆開韁繩下馬，少女一時不穩緊抓住韁繩，青年只是笑著，輕拍纖手示意著別怕。

他有些憋腳地唸著求婚台詞，或者說今天的他本來就有些憋腳，因為這是突如其來，一時上腦的，也是最後的，象徵著與幼稚的告別。

原先少女的不知所措，隨著憋腳的求婚台詞全化作莞爾，盯著青年有些不安的面孔，話語扼在喉頭，不知該說什麼。

最後少女抿了抿嘴，古靈精怪的部分占了上風，這讓她不禁脫口而出：「可以啊，但你要答應我一個條件。」

「像現在一樣善待人民，不要像那些討人厭的傢伙，……我希望世界上不要再有爭亂。」

少女嘴巴微微嘟起如是說道。

原本已有被拒絕打算的青年，在聽到少女如此說著的同時，先是驚訝，再來只是揚起嘴角露出了笑。

「好。」承諾的聲音，在自己的耳邊響起。

青年緊握著拳，將自己的誓言...從此埋根在心中。

這是他，當下的溫柔。

